〈步伐〉

走在擁擠的夜市街道裡，妳想著待會要買什麼宵夜回去自己在外租賃的套房，上了一整天的班，小腿因久站而痠疼著。妳看著身旁出雙入對的情侶們，隻身一人的自己顯得好像有那麼一點不自然，只想趕緊回到房間裡好好獨處。

走到鹹水雞的攤位前，妳照慣例地點了雞胸肉去骨，再加一兩樣蔬菜，今天是花椰菜跟秋葵。旁邊有對情侶在妳點菜時不斷問老闆雞腿跟雞胸哪個好吃、哪個肉多，老闆一邊回答一邊俐落地剪開胸骨，撕下附在骨頭上的肉，灑上大量的鹽巴以及蔥花。

「要辣嗎？」

「不要。」妳機械性地回答。

妳看著排列整齊的雞肉，以及雞隻的各個部位，穿著圍裙的老闆正值中年，混合了些少年的特質卻有著歷經風霜的滄桑感。那使妳想到父親。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父親。

想到這兩個字令妳悚然一驚，此刻的妳，不就站在父親最常出沒的城市裡嗎？

※

這裡是台中。

妳拎著一袋鹹水雞，離開熱鬧的巷弄，轉進較為僻靜的巷子裡，只是隔壁的大街上仍是掛滿了各式各樣的霓虹招牌。其實妳並沒很喜歡這個城市，只是碰巧考到了這裡的大學，恰巧在這裡找了個工作。以前的同學得知妳現今獨居的地點，只會驚呼：「台中治安不是很差嗎！」妳想了想這幾年來倒是過得十分安適，也沒遇上什麼大問題。

「我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不是嗎？」妳總是這樣想，關於死亡，似乎是太久也太遠的事情。

打開電視，就著電視吃眼前遲來的晚餐，房間裡的燈壞了，一閃一閃地很是難受。妳走到公用的廚房，打開塞滿其他房客東西的冰箱，照慣例塞滿了分不清新鮮還是腐壞的食物。常溫冷藏的那層今天感覺特別地冷，妳記得啤酒總是放在第二層。

可是，今天的冰箱似乎有一點不一樣。

每一層都塞滿了肉，以及其他滷味的用料。

妳是記得這個景象的，兩門的冷凍冰箱每天塞滿批來的食材，而那冰箱比妳還要高上許多。冰箱裡的食材從下午便開始拿出來處理，沒賣完的，深夜自夜市

歸來以後便將剩餘的食材放入，然後用鐵鍊緊緊鎖住。當時的妳，就跟在父親後頭，把滷味的攤位從家中推到鄰近的夜市裡。

在來回住家以及夜市的路途上，充塞著小吃的氣味，以及全家出門逛夜市的歡愉氣息。

妳眨了眨眼，發現只是眼花，記憶又趁著疲憊時翻過圍牆，偷渡到現實的這一邊，但妳還是忍不住開始回想。

那是妳記憶裡最美好的一段了。

攤位上白熾燈打亮父親的臉，妳其實忘了，到底是父親還是母親在管理這個小本生意，但妳記得總是有一雙手俐落地剁著切料，然後妳在旁幫忙，把每一格的滷味材料都補得滿滿的，整隻手沾滿了凝結的油脂、辛香料的味道。個頭還小的妳就在攤位旁靜靜坐著，有時幫忙收錢，有時踮起腳看著辛勤工作的父親，額上覆著被汗水浸濕的頭髮。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起，這個攤子就又從妳的生活裡消失了，被鎖鍊緊緊綁住的冰箱，也再也沒有打開的一天了，就那樣孤伶伶地待在屋簷下風吹日曬著。然後有那麼一天，它就跟父親一樣，消失了。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於是妳開始過著父親不在的人生。

少了父親的家，母親也開始兼起許多份工作，妳記得大半的童年記憶裡，都是一個人對著電視度過的。

如果那稱之為童年，妳總覺得自己似乎從來沒有過童年。透天厝空盪盪的，夜裡關燈上樓時，妳為了掩飾內心對於黑暗的恐懼，便會一邊大喊一邊奮力奔跑上樓，妳甚至覺得自己的聲音在房子裡造成了回音，至今仍迴盪在那棟房子裡。

父親有時還是會打電話回家，而妳不敢讓母親知道，有時父親打回來的電話若是讓母親接到，話筒那邊定是寂靜無聲，而母親似乎就話筒彼端的呼吸聲便能夠判定，那是妳的父親，不是她的丈夫。

他總是說：「爸爸是到台中找工作喔，賺夠錢就會回家接妳跟媽媽一起住。」

等到稍微長大一點，妳便會從親戚口中間接聽到，父親在台中當起了夜班警衛，有時還是會被賭場的人討債，因此不斷換著住所跟工作，還有電話。

「千萬、千萬不要像妳父親一樣。」他們這樣說著。

妳端坐在闔家團圓的氣氛裡，就算想出口反駁、說他其實沒有這麼糟，也絲毫沒有移動的勇氣，無法動彈。

他們看著妳，但其實看著的是在妳臉上那與父親相似的特徵，並驚懼於是否遺傳到他的部份。

那是妳的父親，而妳最後拒絕承認。

國中、高中的時候，妳會在家庭狀況的調查表上，猶豫地填寫父親的資料。一開始妳會拿回家詢問母親關於父親的細節，學歷、住址、電話，直到妳知道這其實是這個家裡不可被提起的話語，妳學習緘默，在資料表上、同學面前偽裝出一個父親，或者是，殺死父親這個存在。

回過神來，妳才發現自己已經長成了成年人，站在這裡。

再重複一次，妳站在租賃的套房裡，看著冰箱裡冰冷的過期食物，而非幼時記憶裡那個充填著滷味的冰櫃，方才只是迷失在回憶中罷了。幾經思量，妳最後還是選擇了冰啤酒。

澄黃的液體在杯子裡積聚了半杯的泡沫，自從與前男友分手以後，妳就一直過著這樣安靜的夜晚，生活裡除了工作別無其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們多半也都斷了聯繫，家裡打電話來總是沒好事。

妳甚至覺得自己已經被這個世界全然遺忘。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妳的確活過一段被世界全然遺忘的日子，那時，妳跟母親兩人，在孤島上。

那時妳已經到外地念書，餘下母親一人辛勤工作著，母親自己掙來的透天厝因為為人作保的關係而賠掉。生根十幾年的家一夕之間就消失了，妳覺得再也沒什麼好失去的了。

而母親一人，住進了租賃的套房裡。

長假時妳會返家，與母親在狹小的房間裡對坐無語，那時妳想，如果這就是家。一台僅有四台無線的電視、一張短窄的雙人床、一張桌子、一間浴室包括了狹窄的淋浴間以及馬桶。

「幸好」，母親說：「還有冰箱，還有果汁機，妳回來我就可以打果汁給妳喝了，在外面一定都沒有吃到水果。」

不知是否因電燈壞了遲遲未修，記憶裡的那間房間總是特別灰暗，因為鑰匙僅有一副，自外面回來時妳總得先去與下班的母親會面，一起搭著電梯直升二十樓，進入那間將妳緊緊攫住的房間。

妳總是覺得自己至今仍住在那間房間，從未離開過。

※

現在的妳在這個城市裡，一個屬於妳卻又不全屬於妳的空間裡。每個月妳賺到一些錢，同時也掏出一些錢來，取得在這個空間裡短暫的居留權，卻永遠都無法走進這個空間裡。

面對那些男孩的時候，妳亦如此。

凝視著父親的不在，妳以為自己不可能也不會再讓任何一名男性走進生命裡，只是終究那些巨大孤獨的時刻還是將妳吞噬，妳終於體認到，自己需要愛、需要被了解、需要被體溫真實地擁抱著，只是妳也從未讓任何一個人走進那間上了鎖的房間。

房間裡有誰？

妳遲遲不敢開門，只敢躲在門板後面臆測，並悉心傾聽門後的動靜。

在外工作的妳，沒有人對妳的生命感到好奇，而妳也是，無暇去對他人的生命佇足。妳會在十點整超市開門時，穿整好制服，備妥試吃品，然後等待一個又一個經過的人，臉上微施的淡妝掩飾得更多，妳彷彿在演繹一個與自己全然不同的人。業績時好時壞，掛蛋的時候妳會自己掏出錢來做業績，那時的妳會很不快樂，唯有在生意不錯時妳才能在生活中獲得些許的成就感，而那是妳僅有的，生活中唯一讓你感到快樂的事。

每天當妳駝著廠商的贈品、試用品回去賃居的套房裡，堆疊的紙箱在狹小的空間裡形成一座堡壘，妳有種以紙箱糊牆的錯覺，只要一個翻身，就會深陷在諸多塌陷的紙箱當中。

上班，然後下班，在昏暗的房間裡按壓著水腫的雙腿，妳已經習慣將日子卡上齒輪，永無止盡地運轉著。

直到妳發現大樓換了新的警衛，脫序的齒輪造成的巨大聲響逼迫妳不得不正視那些遲早會到來的時刻。

※

母親會一直都在那間房間裡的。不知怎地，妳有這樣的自信，好像只要來到這棟大樓，按下二十樓的按鍵，這台巨大的電梯就會帶妳到達母親所在的地方。

這棟大樓沒有警衛，也不需要警衛，在房間裡很安全的，誰也傷害不了妳們。

「反正，有電磁爐就可以做菜了。」

好像是在說，這樣很安全似的。

母親站在房間的一角，用著電磁爐開心地煮著蔬菜湯。在巨大的悲傷背後，母親總擁有無可救藥的樂觀。

某種程度上妳也承繼了這一點。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妳很清楚自己見到了父親，儘管十年來未曾謀面，妳依舊能夠認出藏在時光刻痕下父親的面貌。

畢竟，那是個與自己如出一轍的面孔。

不論妳願不願意，母親總會說妳與父親實在太像，五官、那些陋習、那些潛藏在骨子裡的卑劣血統，一直以來都讓妳極力抗拒著成為母親口中的那種人。同時，妳也希望自己不要同母親一般。

小時候母親帶妳去算命，回來以後她便叨叨絮絮地叮嚀妳：「算命的說妳命格跟我一樣，不能早婚，會被男人拖累。」

妳覺得這是一種詛咒，一語成讖，此後不論妳遇見怎麼樣的男人妳總會無法放開自己，把自己完全交出去，所以總也沒一段是和平收場。

曾經有人這樣對妳說：「妳最愛的人其實是妳自己。」

但妳其實也不知道要怎麼愛自己，所以妳也想問，這樣的自己又能怎麼愛人呢？

如同妳一直分不清自己究竟愛不愛父親。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只有恨吧。」當妳同他人提及父親時，總是這樣回答。

「因為他花光我媽賺的所有錢，如果沒有他的話，就好了。」

只是當妳再次見到父親，妳竟有些猶疑了，因為在妳眼前的只是一名普通的老人，身著夜班警衛的制服，妳最有印象的慧黠的雙眼，時常閃著靈光的那雙眼睛，如今卻是黯淡無光。妳曾經很痛恨那雙眼睛，因為那裡頭有多少鋒芒就說明了父親又在盤算些什麼，可能是偷走母親的印鑑，可能是從妳存錢的小豬撲滿裡挖出些鈔票來。

那樣的父親已經不在了。

當妳經過他的身邊時，他稍稍抬起頭看了妳一眼，好像想說些什麼，卻在妳匆匆走過後縮進原本的那張籐椅裡，越縮越小，越縮越小。妳因為這樣的錯身而心跳加速著，大氣都不敢喘一個地進了電梯，一路往上。

父親總在大夜班的時候才會出現，妳有時會疑惑，那究竟是不是妳的父親，又或者是一個長相相像的老人。但是在他眉角的疤痕是不容疑惑的，妳還記得那個晚上，追賭債的流氓們拍打著鐵門，父親灌了些酒，然後從床底下拿出鐵棍。妳還記得鐵棍在地上拖行的聲音，母親掩住妳的雙眼，卻掩不住妳的雙耳。最後是母親請了假到醫院照顧好運沒被打死的父親，也就是在那個晚上之後，父親的左邊眉毛上就多了一道疤痕。

如今那道疤痕陷落在皮膚的皺摺中，但攣縮的痕跡仍依稀可辨。妳的記憶彌

新，但父親已經不認得妳了，妳為此鬆了口氣，卻又隱隱地感到有些悲傷。

妳做了一個妳會後悔，但仍堅持要做的決定。

在那天，妳想到了母親。

※

與母親住在一起的日子裡，她總會買回大量的宵夜，兩個人無法吃完的量。也許是手扒雞、也許是滿滿一碗公的滷味，更有一次是打包的火鍋。

但妳們終究還是吃完了，在無聲的電視的陪伴下，時間好像就不走了，因此這頓飯被吃得好久。

只是妳還是感到飢餓，究竟是為什麼？

於是妳又與母親一起走在尋找宵夜的路上了。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了。」

「沒關係，只要一直走，總會知道的。」

※

妳在大樓管理委員會那裡問到了父親其實只兼職大夜班的警衛，其他時間他開著一台巨大的三輪車到處收購著廢紙類，不成比例的巨大紙堆在父親背後，使他像極了寄居蟹。

除了拿報廢的紙箱給他以外，有時妳還會在打盹的父親面前偷偷放上便當、熱湯，他醒來以後，珍惜地扒飯的樣子不知怎地都讓妳感到鼻酸。

人也許真的是沒有極限的。當妳以為那是妳能夠做到的最多時，妳卻又能夠做到更多。

有一天晚上妳遇見了渾身酒氣的父親，垂著涎向妳懇求水喝，胸前有些嘔吐物附著在上頭。妳扛起越縮越小的父親，發現他竟是如此瘦弱，在他昏睡的狀態下替他更衣洗澡。也就是在那時，妳看見父親最脆弱的部分，皺巴巴的，萎縮的。

妳才發現自己其實是愛眼前這個老男人的，如同妳過去的母親。

「你還認得我嗎？」

他呢喃著模糊的字詞，那是……那是母親的名字嗎？

妳笑了，彷彿是要確認些什麼地喚了父親名字，那個妳痛恨，卻又遲遲無法忘卻的三個字，隨著咽喉顫動空氣，每念出一個字都在舊的傷口上再刺上一刀。

明明、明明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人哪。

而妳確定妳看見了父親的笑容。像是見證了父母親相愛的那一剎那，還殘存的什麼感動了妳。

妳俯身向前，以熟悉的手勢碰觸父親最弱小的部分。

當他悶哼出聲時，妳遲疑地讓孱弱的父親進入，父親半迷濛的雙眼似乎清楚妳在做些什麼，卻無力反應。

妳想這大概是妳這輩子最大的錯誤，但妳就是做了。

那些虛盈的部分好像都被填滿了，二十幾年來的寂寞，母親以及妳的，此刻妳感覺到某種情感在妳胸口流動著。

※

妳打開房間的門，見到越縮越小的母親，她一個人看著電視，吃著下班後冷掉的晚餐，沒有發現妳。螢幕的白光打亮了母親的臉龐，妳有些恐懼，仍是向前到了母親耳旁，輕聲地說：「對不起。」

對不起，妳是這樣愛著父親，以這樣的型式。

但，母親是能夠理解的吧？

畢竟，母親也曾經愛過這樣的他。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那天晚上過後妳去藥房買了藥，乾脆地吃了，只是腹部悶熱的感覺仍未緩解，就這樣持續了兩個月。

父親依舊坐在那裏，不認得妳。

「事後避孕藥需在 72 小時內服用，但也不保證能夠完全避孕。」網路上的每一個解答，都是這樣寫的。妳自認從來就不是個幸運的人，就連在大學升學率高得嚇人的時候，妳也可以因為劃錯卡而落榜。

妳分不清這是因為妳的愚蠢還是單純的運氣背到不行。

在第二個月遲來的時候，妳走進藥房買了驗孕棒。

就算第二條線淡的可以，但依舊是有兩條線。

妳笑了，分不清是快樂還是苦澀。

妳記得那天天氣晴朗，妳走進醫院，躺上雙腿大開的病床，綠色的布一蓋下來過沒多久，就沒了知覺。再次醒來，妳在帶有霉味的陳舊病房裡躺了沒多久，護士便進來說：妳可以出院了。妳半信半疑地下了床，也沒有大礙，換上輕裝妳到櫃檯拿了藥單。沒有人阻攔地妳出了醫院門口，走著走著突然覺得哪裡不大對勁，低頭看了藥單，發現處方籤上寫著「人工流產」，彼時，妳突然感覺到下體有

大量鮮紅色的液體竄出，妳緊緊揪著腹部地走回了家。

妳一直分不清這究竟有沒有真實發生過，自從那天晚上開始妳的世界彷彿就失了序，也許只是吃藥的關係，妳有時昏睡整天，分不清夢與現實的分際。也許是因為藥的關係，身體彷彿不是自己的，原本規律的作息變得紊亂，工作也因此而搞砸。

整室堆疊直達天花板的紙箱如今皆成了廢物，妳沒有氣力去整理一室的雜物，繳房租的時間也無法再拖延，否則就連一個棲身之所自己都無法擁有。

「再找工作吧。」妳聽見自己這麼說。

※

父親離開以後，妳與母親在房間裡相擁而泣，桌上放置著從鄰近夜市買回來的鹹水雞、雞排。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與母親同枕而眠的日子裡，妳不時會聽見母親抽泣的聲音，不知不覺地，也覺鼻酸，妳的眼淚輕輕滑落雙頰。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她說：「是我太笨，如果沒生下妳就好了。」

「對不起。」妳說。

「但是幸好，幸好有妳。」

妳沒有見到母親的表情，但妳想，大概是帶著一絲微笑的吧。

妳與母親一起走出了那間房間，那間灰暗的房間，電視機的螢幕閃爍著。

※

直到這裡，妳才從紊亂的人生中醒來，像是睡得夠久了、更沉了，雖有些恍惚、腳步有些零亂，仍能夠有氣力開始新的一天。

循著剪報，沿街面試、投遞履歷的同時，妳見到年輕的母親，在路口轉角，妳追了上去，妳是記得母親那時曼妙的身段的。妳追了上去，妳走過母親走過的路，妳踩踏著母親的步伐，或快或慢地，紮實地往前去。

最後妳還是長成了一個與妳的母親極度相似的人，然後同她一般地，向前走去。